

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黑熊舞蹈家

沈石溪 著



动物小说大王

沈石溪

品藏书系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
PINCANGSHUXI

黑熊舞蹈家

沈石溪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熊舞蹈家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 8(2012. 3 重印)

(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)

ISBN 978-7-5342-6007-0

I. ①黑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8162 号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黑熊舞蹈家

沈石溪/著

责任编辑 平 静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内文插图 胡志明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小飞侠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7.5 插页 4

字数 131000

印数 200001—220000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2012 年 3 月第 1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007-0

定价: 17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 MULU

母熊大白掌	1
蠢熊吉帕	25
黑熊的代沟	56
北极熊飘逝的母爱	67
黑熊舞蹈家	75
小熊猫的铸定式记忆	138
狮子驱雄	146
美女与雄狮	157
动物档案——小熊猫	213
闯入动物世界	224
获奖记录	232
珍藏相册	234

母熊大白掌

老猎人亢浪隆在山林里闯荡了几十年，和飞禽走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，经验丰富，枪法又准，再加上他养的那条大黑狗机灵凶猛，所以只要进得山去，极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。当地猎人有个习惯，凡打了飞禽，就拔下一根最鲜亮的羽毛，粘在枪把上；凡猎到走兽，就剥下头颅风干后挂在墙壁上。他的那支老式火药枪上密密麻麻粘满了各种色彩的羽毛，活像一只怪鸟；他竹楼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野兽的脑袋，好像在开兽头博览会。

亢浪隆长着一张国字型的脸，浓眉大眼，微微上翘的下巴衬托着一只挺拔的鼻子，显得刚毅剽悍，气宇轩昂。但人不可貌相，这家伙虽然长得威武，心眼和他高大的身体却形成强烈反差，气量小得让人无法忍受，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除了寨子里组织的集体狩猎外，他从不肯带

人一起进山打猎，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只要是一起出去打猎的，无论是谁发现和打死了猎物，见者有份，他生怕别人占了他的便宜。

可这天黄昏，亢浪隆却肩着五彩缤纷怪鸟似的火药枪，牵着他的大黑狗，带着我这个猎场上的新兵，涉过湍急的流沙河，走进了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。

他是被我逼得没办法才带我一起去打猎的。

一个小时前，我和亢浪隆泡在流沙河的浅水湾里洗澡。当地的风俗，男的在上游洗，女的在下游洗，相隔约二十多米。恰好有几个姑娘也在河里洗澡，皮肤白得耀眼，嘻嘻哈哈的笑声直往我耳朵里灌。我的眼睛无法老实，但害怕亢浪隆笑话我，只好朝姑娘们瞥一眼，立刻又把眼光跳开，跳到对岸的香蕉林，装着在观赏风景的样子。

突然，我看见青翠的香蕉树丛里钻出一个黑糊糊的大家伙来，粗壮的身体，直立的姿势，乍一看，像个黑皮肤的相扑运动员，我赶紧用手背抹去挂在眼睫毛上的水珠，这回看仔细了，圆得像大南瓜似的脑袋，尖尖的嘴吻，一双小眼珠子，哦，是头狗熊！这时，从大狗熊的背后又吱溜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熊来，只有半米来高，蹒跚着朝河边走去，大概是口渴了，想喝水呢。大母熊急忙伸出右爪，做了个类似招手的姿势，小熊崽马上回到母熊身边。母熊立刻将几片宽大的香蕉叶拉扯下来，遮住它和小熊的

身体，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显然，母熊发现有人在对岸洗澡，退回到密林里去了。可我已经看见它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看见母熊伸出来的那只右爪和身上其他地方的毛色截然不同，是白色的，十分醒目。

熊掌本来就是名贵的山珍，在熊的四只爪掌里，又是右掌最值钱；熊习惯用右掌掏蜂蜜采蘑菇掘竹笋，还习惯用黏糊糊的唾液舔右掌，右掌等于长期浸泡在营养液里，肉垫厚实，肥嘟嘟的像握着一只大馒头。在所有的熊掌里，又数白掌最为珍奇，被视为稀世珍宝。当地猎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：黑狗熊，白右掌，金子落在鼻梁上。一百只狗熊里，也找不出一只白右掌来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显得特别金贵，一只白右掌可以换两头三岁牙口的牯子牛。

我很兴奋，我想，和我一起洗澡的亢浪隆也一定看见母熊大白掌了，他是个老猎人，比我更懂得白右掌的价值，肯定像看见路上有只大钱包似的满脸喜色。可我偏过脸一看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亢浪隆脸平静得没有任何波澜，微闭着眼，哼哼唧唧，好像洗澡洗得挺忘情的。我不是傻瓜，我立刻明白这个老家伙肚子里在打小九九，以为我没发现母熊大白掌，不动声色，瞒天过海，想甩开我，独吞那只大白掌。果然，他连肥皂也忘了擦，泡了几分钟后，就上岸穿衣服了。

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我微笑着来了一句：“我也看

见白的东西了，别忘了见者有份哦。”

“姑娘的大腿很白，”他揶揄道，“我也不要见者有份了，让你独自看个饱吧。”

“那白的东西，不是大腿，是右前掌。”

“你的眼睛像蚂蟥一样叮在姑娘身上，一座山掉在你面前，怕你也看不见。”

“那好，我告诉村长去，让他赶快派人到对岸去搜索。”

亢浪隆用狐疑的眼光在我脸上审视了半晌，见我腰杆挺得像槟榔树一样直，不像说谎的样子，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：“算你运气，跟我回家拿枪去吧。记住，白右掌归我，黑左掌归你，其余的平分。你连枪都不会打，已经够便宜你了。”

虽说是个不平等条约，但总比一点好处也捞不到要强；我是个刚从上海到云南来插队落户的知青，一个最蹩脚的猎人，既没有猎狗，也没有猎枪，只有一把长刀，若让我单独进山，别说猎熊，恐怕连只麻雀也打不到的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屈服于亢浪隆的强权霸道。

我们一到对岸的香蕉林，就看见湿软的泥地里嵌着两行大脚印，有脚趾也有脚掌，极像人的脚印，当然要比人的脚印大得多，穿鞋的话，大概要穿六十码的特大号鞋。有脚印指引，又有大黑狗带路，我们很快在山脚下追到母熊大白掌和那只小熊崽。

大黑狗吠叫着，闪电般追了上去。母熊大白掌沿着一条被泥石流冲出来的山沟向山丫逃去，很明显，是想翻过山丫逃进密不透风的大黑山热带雨林去。母熊大白掌和人差不多高，胖得像只柏油桶，怕有一吨重了，但爬起山来却异常灵巧；小熊崽年幼力弱，稍陡一点的地段，就爬不上去，啾啾叫着，母熊大白掌只得回转身来，站在上面叼住小熊崽的后脖颈，像起重机一样把小熊崽提上去。这当然严重影响了它们的奔逃速度。几分钟后，大黑狗就叼住了小熊崽的一条后腿，小熊崽喊爹哭娘地叫起来。母熊大白掌吼叫着，转身来救小熊崽，撩起那只大白掌，就朝大黑狗掴去。别说猎狗了，就是孟加拉虎，被狗熊用力掴一掌，掴在嘴上，就会变成歪嘴虎，掴在脖子上，就会变成歪脖子虎；假如大黑狗被母熊大白掌掴着，亢浪隆就准备吃清炖狗肉吧。

亢浪隆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，立刻端起枪来，朝母熊大白掌开了一枪。他是在奔跑途中突然停下来开枪的，气喘心跳，很难打准；再说这种老式火药枪灌的是铁砂，学名叫霰弹，也就是说从枪管里射出去的不是一颗子弹，而是一群子弹，呈锥形朝猎物罩过去的；母熊大白掌和大黑狗一上一下离得很近，他也怕误伤了自己的大黑狗，所以枪口抬高了几寸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一团灼热的火焰飞出去。我看见，母熊大白掌像被一把无形的理发剪快



速理了个发，头顶竖直的毛刷的一下没有了，仿佛是理了半个奇形怪状的光头，露出烧焦的毛茬和发青的头皮，可能还有一两粒小铁砂钻进了它的耳朵，流出两条红丝线般的血。

母熊被巨响声震住了，愣了愣，那只极厉害的大白掌停在半空，没能按原计划捆下去。大黑狗趁机用力一扯，把小熊崽从山坡上拉下十几米来。

母熊大白掌低沉地吼叫着，望望坡下被大黑狗缠住的小熊崽，又望望还差几米就可到达的山丫，犹豫着，踟躇着，看得出来，它心里矛盾极了，想从坡上冲下来救小熊崽，又怕会闪电喷火的猎枪再次朝它射击，非但救不出小熊崽，还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。

其实，这时候母熊大白掌要是不顾一切地冲下坡来，不但能救出小熊崽，还能把亢浪隆和我吓得屁滚尿流。亢浪隆用的是每次只能打一枪的单筒猎枪，且不是使用那种现存的子弹，而是往枪管里装填火药，还必须填一层火药盖一层铁砂，要重叠好几层，才有威力；火药装在葫芦里，挂在后腰带上，铁砂放在鹿皮小口袋里，挂在前腰带上，装填一次火药工序繁杂，要一长套组合动作，最快也要三五分钟。这点时间，足够大白掌捆断大黑狗的脊梁，救出小熊崽，然后领着小熊崽翻过山丫扬长而去了。

亢浪隆一面手忙脚乱地往枪管里塞火药铅巴，一面啊

嗬啊嗬伸直脖子叫嚷。他叫得很用力，脖子上青筋爆胀，像爬着好几条大蚯蚓。

我第一次经历如此怪异的狩猎场面，看得目瞪口呆。亢浪隆抽了我一个脖儿拐，骂道：“发酒瘟的，你是根木头呀？别傻站着了，快，用力跳，用力叫！”

我惊醒过来，也顾不得姿势是丑是美，拔出明晃晃的猎刀，高举双手，像蛤蟆似的一个劲蹦跶，嗷啊嗷啊叫起来。亢浪隆又在我屁股上赏了一脚：“发情的蚂蚱都比你跳得高，叫春的猫都比你叫得响，你是三天没吃饭了还是怎么着？”我只好由蛤蟆变成袋鼠，张牙舞爪，鬼哭狼嚎起来。这有点像动物与动物在对决前向对方炫耀自己的威武，一种纯粹的恐吓战术。别说，还真灵呢，母熊大白掌胆怯地望望我，一转身往坡上窜去，很快就翻过山丫，消失在一片葱绿的树林里。

我们生擒了小熊崽，用一根细铁链拴住脖子，牵着走。小家伙出生才两三个月，还没断奶，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，像只玩具熊，蛮可爱的。它一条后腿被狗牙咬破了，但伤得并不厉害。它很害怕，人一走近，便浑身觳觫，缩成一团。我掘了一支竹笋喂它，它也不吃，一个劲地呦呦呜咽，大概是在叫唤它的妈妈吧。

“可惜，让母熊大白掌跑掉了。”我说，“今天怕是逮不着它了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，小熊崽在我们手里，就等于捏住了母熊大白掌的半条性命。唔，我教你怎么才能猎到母熊大白掌。”

亢浪隆带着我来到一座陡峭的小山前，围着小山踏勘了一圈，很满意地咂咂嘴说：“这地方不错，嘿，母熊大白掌逃不脱喽。”

这是一座高约一百多米的孤零零的小石山，四面都是半风化的花岗岩，山上没有树，石缝间偶尔长着一两丛荆棘。与四周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大山相比，这座小石山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。山势极陡，有一面是垂直的绝壁，其余三面也都是七十五度以上的陡坡，别说人了，就是善于在悬崖峭壁上攀缘的岩羊，也休想爬得上去。小石山四周约一百米范围里，几乎没有树，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和荒草。

亢浪隆走到绝壁下，站定了，吩咐我把前面的几丛灌木和荒草都砍倒，这样，从绝壁到树林间便形成了百米长的开阔地。然后，亢浪隆砍了一棵碗口粗的小树，削去枝桠，在绝壁前栽了一棵结实的木桩，把小熊崽用铁链子拴牢在木桩上。

这时，太阳落下山峰，暮霭沉沉，归鸟在林中聒噪，天快黑下来了。亢浪隆在绝壁下找了个石窝，在石窝里垫了一层树叶，让我和他一起躺在石窝里，把灌满火药和铁砂的猎枪搁在石头上。

我不得不佩服亢浪隆善于利用地形，这是狙击猎物最理想的位置，居高临下，视界开阔，无论母熊大白掌从左中右哪一侧出现，都逃不脱黑森森的枪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背靠着陡峭的小石山，不用担心大白掌会绕到背后来袭击我们，而前面那片百米长的开阔地，也保证我们能及时发现任何动静，再说，还有大黑狗在开阔地里会随时为我们报警呢。

天还没有黑透，银盘似的月亮就挂上了树梢，能见度很高，别说一头大狗熊了，即使一只松鼠跳到开阔地来，我们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想，这片开阔地就是母熊大白掌的葬身之地，当然，首先得有个前提，就是母熊大白掌要进入这片开阔地。它真能来吗？它要不来的话，我们就成了守株待兔的傻瓜了。我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母熊大白掌说不定早逃远了呢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亢浪隆说得十分肯定，“吃奶的幼崽，好比一根剪不断的绳索，拴着母兽的心，你把幼崽带到天涯海角，母兽都会跟到天涯海角的。”

“这里有猎狗看守，还有人和猎枪，它敢靠近吗？”

“刀山火海，龙潭虎穴，它都会来闯一闯的。”

果然被亢浪隆言中了，当月亮升到半空时，开阔地外的树林里传来母熊大白掌啾啾的吼叫声，大黑狗在开阔地和树林的边缘线狂吠不已，小熊崽呦呦呼应着，想回到妈

妈身边去，把铁链子拉得哗哗响。

“小熊崽饿了，在向母熊讨奶吃，母熊大白掌很快就会出现的。”亢浪隆端起枪来，压低声音对我说。

树林里闪过一个黑影，一晃，又不见了。大黑狗一会儿从开阔地的东端跑到西端，一会儿又从西端跑到东端，凶猛地叫着，很明显，母熊大白掌焦急地在树林里徘徊，寻找可以安全接近小熊崽的路线。

机敏的大黑狗，把母熊大白掌的行踪和企图及时通报给我们了。

大黑狗在开阔地和树林的交接地带跑了几个来回后，突然停在西端的两棵合欢树前，吠叫声向纵深延伸，跃跃欲扑，似乎想冲进树林去。亢浪隆顾不得会暴露自己的狙击位置，从石窝里站起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黑，回来！大黑，快回来！”

平时，大黑狗最听亢浪隆的话，只要亢浪隆一叫，立刻会摇着尾巴跑到亢浪隆身边来，但这一次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它听到叫声后，只是回头朝我们望了一眼，汪汪汪，送来一串圆润的吠叫声，似乎在对我们说，主人，等我把这头愚蠢的狗熊收拾掉，我再回到你身边来领赏！

大黑狗倏地蹿进树丛里。

“糟糕，大黑狗完了！”亢浪隆跺着脚说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树林里狗的吠叫声戛然而止，随即响

起玻璃划黑板似的非常难听的尖嚎声，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尖嚎声由远而近，突然，树丛里钻出个高高大大的黑影，直立着向绝壁下的小熊崽走去。毫无疑问，是母熊大白掌。亢浪隆举起了枪，还没瞄准，就又把枪放下了。我们听见，狗的尖嚎声似乎跟着母熊大白掌在移动；再仔细一看，母熊大白掌两只前爪合拢，怀里有一条东西在挣扎；等母熊大白掌再走近几步，我们终于看清楚了，被母熊大白掌抱在怀里的就是亢浪隆的宝贝大黑狗，熊爪大概掐住了它的脖子，使它的吠叫声变得尖细凄厉。

我没看到母熊大白掌是怎么捉住大黑狗的，一般来说，狗比熊灵巧得多，是不大可能会被熊捉住的。也许，母熊大白掌用装死的办法引诱大黑狗来到身边，出其不意地一掌把大黑狗打翻在地；也许，母熊大白掌假装爬树逃跑，等大黑狗追到树下仰头吠咬时，它突然松手从树上扑下来，像网一样罩住了大黑狗。

母熊大白掌把大黑狗搂在怀里，就像穿了一件质量很高的防弹衣，又像是押了个“人质”，不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狗质”，迫使亢浪隆不敢开枪。一条好猎狗价钱昂贵，再说，从小养大的猎狗和主人之间还有很难割舍的感情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熊是一种很笨的动物，我们平常骂人，你怎么笨得像狗熊！事实上，熊的智商不比其他哺乳类动物低。这头母熊知道把小熊崽拴在木桩上是个引诱它上钩



的圈套，也知道狗是站在人一边的，是它的敌人，如果它会应用成语的话，肯定会说狗和人是一丘之貉。它还知道它一旦走进没有树丛可以隐藏的开阔地，可怕的猎枪就会朝它射击，可出于一种母爱本能，它又必须穿过开阔地给小熊崽喂奶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还要把小熊崽救出囹圄。它是被逼急了，灵机一动，想出个抱着大黑狗走进开阔地来的绝招。

母熊大白掌很快走到木桩跟前，小熊崽呜噜呜噜发出亲昵的叫声，朝母熊的怀里钻来。木桩四周无遮无拦，月光如昼，离我们埋伏的石窝仅有二十来米远，一举一动都躲不过我们的眼睛。大黑狗还在挣扎，狗嘴咬不到，就用爪子在母熊身上拼命撕扯，但犬科动物的爪子比起猫科动物来，要逊色得多，既不够长，也不够锋利，熊皮厚韧，熊平时又喜欢在树干上蹭痒，遍体涂着一层树脂，狗爪抓上去，等于一把老头乐在搔痒。母熊大白掌大概急着要喂奶，把大黑狗塞到自己的屁股底下，像坐板凳似的坐着；然后，它把小熊崽搂进怀里，小熊崽咂巴着母熊的奶头，吃得又香又甜；大黑狗在母熊的屁股底下哀哀叫着。

狗熊遇敌有三招：一是用熊掌掴，二是用大嘴咬，三是用屁股碾。三招中，数屁股碾最厉害，熊身体重如磐石，熊屁股大如磨盘，包括人在内的中等兽类，一旦不幸被熊坐到屁股底下，就像一把不结实的板凳，哗啦就会散了